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七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月。戊辰。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准江西省轉准前途各省將至藏傳教之佛蘭哂夷人噶嗶喲唎。顧窪哩斯塔二名。咨解到粵。當飭臬司嚴良訓。會同委員候補道趙長齡暨同廣州府將該夷等詳細研鞫。據供伊等於道光十六年及二十一年。先後來至中國。傳習天主教。到過廣東。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東。直隸等省。由京城赴關東。彼此會遇。復由邊外蒙古地方行走。至甘肅蘭州等處。同往西藏。致被拏解等供。叙與四川督臣及駐藏大臣所訊。供詞大畧相同。詰

以該夷遠涉重洋。經歷數省。學習各處語言文字。意究何居。據供伊國以傳教為功德。多傳一人。即多一功德。是以不惜遠道。來至中國。前赴各省傳教。又因伊國語言文字。中國人不能通曉。是以學習中國文字。並各省語音。無非為便於傳教起見。並無他意。伊等所習天主教。實係勸人為善。至所過各省。均時來時去。並無久留所傳人數。亦無冊籍記載。實在不能追憶姓名。詰以廣東向來嘆囒哂貿易之人。甚屬無多。其領事設自近年。從前並無夷目羈留於此。所稱駐紮總管。係屬何人。何以該國王有發給戒表來粵照驗之事。至伊等遠赴內地。時閱數年。路經萬里。盤

費亦屬不貲。何能盡由本國帶來。究係何處何人接濟。令其確切一一指出。據供伊等所攜戒衣。如中國僧人度牒。澳門各國夷人同教不少。見此度牒。便可收留居住。其實十六年、二十一年。伊等來粵時。伊國委無駐紮總管。前在川省。係屬混供。至所需盤費。緣伊等薙髮改裝。又粗通中國及滿蒙語言文字。與內地僧人無異。隨時募化。均有人施捨。伊等俱係單身。無多花費。是以不致困乏。兼有贏餘。並非另有別人接濟。伊並稱闡本國領事。現在澳門。伊等沿途感受風寒。尚須在省醫治。懇求暫交荷蘭國領事收領等情。由司詳解前來。臣等親提研鞫無異。遵復暗加體

訪。該夷實係咈㘓哂人。並非奸徒冒混。隨將匣內所貯夷信夷書。轉交委員平慶涇道潘仕成。密傳通事繙譯。因與紅毛文字不同。未能辨識。復經該道轉交咪唎㗼國夷目識認。據稱夷信係該夷等從前在粵所接家信。及該國王所給傳教文憑。即該夷等所稱戒表。夷書乃係天主教常行之書。西洋稱為福音書。詞句較多。一時不及繙譯。現有伊等舊存譯就漢字刻本呈閱等語。並據該委員向該夷目取到漢字夷書一本。查閱文詞鄙俚。尚無違悖字句。當飭將該夷喝嗶喲喇額窪哩斯塔二名。發交荷蘭國夷目收領。轉交咈㘓哂夷目管束。旋接咈㘓哂夷目吡咕申稱。

該夷等實係由伊國前來中國傳教。今蒙邀還。不勝感激等情。伏查天主教。自前明利瑪竇傳入中國。已歷數百年之久。而澳門之大小巴寺。均建立多年。向為番僧厝聚之處。華夷錯雜。真偽難分。上年咈囒哂夷商。請將習教為善之人。免予治罪。臣等即料各國夷人。必有潛赴內地傳教者。是以定議時。特於約內註明。不許夷人遠赴內地傳教。嚴立限制。以備將來遇有拏獲。免致藉口。此次噶嘩喲唎等。及前次大呂宋國夷人納巴羅。先後經西藏及湖北查拏解粵。均經訊明於數年前赴內地傳教。係在未定條約之先。當即發交各該夷目收領。並飭按照條約嚴加管束。

該夷目等以成約在先。各無異說。以後遇有似此案件。辦理尚可不致棘手。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訊明至藏傳教之佛囒哂夷人酌辦情形一摺。覽奏已悉。此次赴藏傳教之佛夷噶嘩喲喇。額窪哩斯塔三名。由川省咨解到粵。經該督等訊明。該夷人雖遠涉重洋。經歷數省。實止冀圖傳教。並無別情。亦非奸徒冒混。並將夷信等件。交咪唎堅夷目識認。旋據呈出譯漢刻本查閱詞句。尚無違悖。自屬可信。現已將該夷等發交夷目管束。自應如此辦理。惟各國夷人。不准潛赴內地傳教。載在條約。限制甚嚴。雖此次赴藏之噶嘩喲喇等。及前次由湖北拏獲之大呂宋夷人納巴

羅計期均在未定條約之先。以後惟當諭知各該夷人。除五口
地方。准其建堂禮拜外。斷不准擅至各省。任意遨游。務令各該
夷目。自行約束。恪遵成約。以息事端而免藉口。是為至要。

耆英黃恩彤又奏。臣等前因十三行地方。有𠲜夷與民人
口角細故。互相爭鬧。當將派員彈壓及地方照常安靜緣
由附片具奏。奉
硃批。公平料理。不可令該夷有所藉口逞刁之事。欽此。伏查本案
起釁情由。實係𠲜夷理曲。而內地民人。並不稟官伸理。輒
即糾眾滋鬧。亦屬不合。節經臣等備文照會𠲜酋德庇時。
責令按約辦理。該酋理屈詞窮。尚無藉口逞刁之事。惟思

十三行地方民夷錯處。各國夷人。不諳中國法度。而粵省民情浮動。遇事生風。彼此相爭。實為事所恒有。與其周章於事後。不如防範於事前。查該處本有舊設卡房撥兵駐巡。但為數無多。未足以資彈壓。而地方文武衙署。相離較遠。耳目益覺難周。茲臣等督同司道等酌議。於十三行洋行會館。及附近扼要處所。移駐弁兵。作為專汛。在彼駐紮巡防。其弁兵除舊設之二十二名。再於廣州協抽撥七十八名。作為一百名。遴委武職都守一員管帶。並委文職正印官一員。會同稽察。遇有民夷口角。立即驅逐解散。並將該夷動靜。時刻詗察。按日稟報。仍約束兵丁。不得干預

別項事件。庶中外可以永久相安。

硃批。該部知道。

己巳。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黄恩彤奏竊

臣等接據咪唎𡂿夷酋𠿫𡁷喋來文。內稱伊國派令來粵

作為公使。管理本國通商事宜。並齎有國書呈進

大皇帝御覽。現已到省。請定期定地相見等語。當經備文照覆定

於九月初八日。在城外公所接見並令委員傳諭。將伊國

書帶至公所。以便酌辦。屆期臣等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

成。銅麟宵立悌等出城。與該酋𠿫𡁷喋會晤。先用好言慰

問。詰以國書曾否攜帶。該酋將譯出漢字一件呈出。閱其

詞意。極為恭順。詢以原書何在。據稱伊國主命伊入覲面
呈
大皇帝。此時未便呈出等語。自係踵前酋顧嘁故智。妄有干求臣
等查前與咪夷酌定條約。因恐其將來仍以呈遞國書為
由。藉圖北上。當於條約載明。合眾國日後若有國書遞達
中國
朝廷者。應由中國辦理外國事務之
欽差大臣或兩廣總督將原書代奏。今該酋既齎有國書。自應交
出代奏。方昭信守。未便自行進呈。致乖原約。復督同趙長
齡將條約檢出。給令閱看。並細與講解。該酋俯首無詞。允

俟回寓後。將國書繳出。求為轉奏。當備酒食款待。並向宣布

皇上恩德。諭以兩國萬年和好。彼此人民。均有利益。凡事俱應遵守條約。管東商人。不可稍有踰違。該酋極知領悟。據稱以後一切事宜。當謹遵指示等語。旋回十三行寓所。將所齎原書繳呈。當令委員潘仕成轉交識認夷字之人辨認。與譯出漢字一件相符。臣等察看該酋尚非刁詐。將來馭得宜。似可不致妄生枝節。至該國王嚮風慕義。特具國書遣令該酋齎呈。其意亦屬無他。除將原書及譯出漢字一件。咨送軍機處查覈外。所有臣等接晤該酋及辦理緣由。

理合恭摺奏

聞。

硃批。所辦好。知道了。片留中。

十一月。庚子。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鄭祖琛奏。竊照琉球國王尚育遣正使耳目官向元模副使正議大夫梁必達等。恭進本年例貢。業已航海抵閩。現經臣等另摺奏報。並委員伴送該貢使等起程赴京。玆據福建藩司徐繼畬詳。據琉球國正使王舅毛增光副使正議大夫梁學孔等稱。本年國王遣向元模等恭進貢品來閩。另給文二角。飭令光等附搭貢船。覿齎投送。又上年該國接貢船隻內

渡。亦有咨文二角。交給呈投。茲查前船尚未到閩。想係遭
風漂泊他處。合將光等所帶底稿。照錄一分。同奉給咨文。
一併繳送察辦等情。該司隨將該使臣等錄呈稿底二件。
先行查閱。均係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所發。一稱咈
囒哂國前留該國之執事嘭嘓咖嘞。通事粵五恩吕二人。
至今未見撤回。一稱暎咭唎國戰船。於道光二十三年。並
二十五年五七等月。四次駛至該國。量地探水。並有福州
領事李太郭。送給留閩通事魏學賢文憑一紙。內稱暎國
戰船往來。毋庸懼怕等語。該國王因暎夷存心難測。恐日
後再來滋事。咨請轉詳辦理各等情。該司又將咨文二角。

逐一拆閱。一係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所發。內稱本年四月初五日。有暎咭唎船一隻到來。帶有醫士伯德令攜眷上岸。逗留不去。現在該國設局療病。又四月初七五月十二等日。有佛蘭哂國總兵攜藍黎哉元帥瑟西爾。分坐三船。先後駛至。據瑟西爾啟稱。欲與該國結好。以做生意。該國王辭以國小民貧。不能與他國結好交易。瑟西爾將原留該國之執事嘢彌咖吻等帶回。別留伯多祿一人。在彼居住。閏五月十八日。佛國又有色玩爾坐船一隻駛至該國大嶺村洋面。遭風擱礁。經該國王發料修補。旋與攜藍等三船先後開行。七月二十五日。黎哉之船又來。帶

有瑟西爾書啟。稱伯多祿孤居不便。再留亞臬德陪伴同居。該國王婉詞不允。愁慮無計。浴請轉詳具題。使嘆國接取伯德令歸國。佛國接取伯多祿等回國。併罷其結好交易之心。以期永久相安。又一件。係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二日所發。內稱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嘆國水師提督郭季倫坐駕兵船三隻到來。欲與該國王面會。該國王辭之。欲令將伯德令帶回。據稱非其所知。不便帶回。隨於二十七二十九等日。先後開去。曾問通事云伯德令係耶媽你國人。但與嘆人往來不絕。久為淹留。恐滋國家之患。並據該使臣毛增光等。於驗貢後。在該藩司處呈遞密稟縷述前

情。並稱佛國留住之人。動輒毆辱該國民人。該國王日夜

憂心。囑該使臣等密稟藩司。轉詳各等情。具詳前來。臣等

伏查道光二十四年秋間。琉球國王因佛蘭哂兵船駛至

該國。强留執爭嘞囒咖吻通事粵五思昌二人。在彼居住。

並諷以結好傳教。該國王堅辭不允。備咨藩司。懇請轉詳

臣劉韻珂會同前撫臣劉鴻翱奏蒙

諭旨。敕交

欽差大臣耆英。妥為查辦。當即行司。轉咨該國王知照。嗣准耆英

以現接佛蘭哂噶呢照會。此事係嘲哂呷所辦。嘲哂呷因

嘞囒咖吻等。本係兵船帶往。俟兵船到東洋時。順便接回

等因。咨覆在案。茲接該國王來文。佛夷瑟西爾。雖於本年五月。來坐兵船。駛至該國。將前留執事嘭嘀咖叻等。一併撤回。第又另易伯多祿亞畢德。二人。在彼居住。併仍諷以結好通商。其意殊難揣測。且暎咭唎船隻。自二十二年以後。屢至該國。探水量地。併令伯德令攜帶眷口。逗留該國。設局行醫。更不知意欲何為。究竟佛暎兩國。果否欲與該國結好通商。抑仍欲廣傳其教。或竟心懷叵測。現雖不克悉其底蘊。第念琉球於外洋諸國中。臣服

天朝。最為恭順。且該國本屬蕞爾荒島。著名貧瘠。其國中衣食所需。率皆仰資他國。該國王所稱。不能與佛暎各國。結好

通商。不特恪守臣節。兼係實在情形。乃咈㕮兩國。兵船連
年駛往。併各指使國人。僑寓琉球。逗留不去。致令該國王
驚疑危懼。呼籲頻仍。臣等又何敢壅於上
聞。致負我
皇上優恤外藩懷柔遠人之至意。惟現在閩省並無咈國人船。㕮
國雖有領事寄寓省垣。而該領事止管福州貿易。別事非
其所司。此時臣等即向該領事設法勸導。該領事亦必以
事非專主。婉言推卸。於事仍屬無濟。自應仍咨兩廣督臣。
向咈㕮兩酋。設法勸諭。俾琉球得免驚擾。以示體卹。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等奏藩司接准琉球國王容咨。關涉夷務。

現咨兩廣督臣。相機妥為勸諭一摺。前年秋間。咈囒哂兵船。駛至琉球。強留執事嘐囉呅呦等。在彼居住。曾降旨令耆英妥為查辦。本年五月。已據該酋將前留執事嘐囉呅呦等一併撤回。又另易伯多祿並臬德。二人。在彼居住。並仍諷以結好通商。其意殊難揣測。且㖆咭唎船隻。自二十三年以後。屢至該國。探水量地。並令伯德令攜眷逗留該國。設局行醫。更不知意欲何為。惟念琉球臣服天朝。最為恭順。且素稱貧瘠。咈㖆二國。不值與之結好通商。況該二國既與天朝和好。即不應擾我屬國。著耆英等接奉此旨。即向咈㖆各酋。曲加勸導。曉以成約之不可違。諭以小利之無可取。務使各將兵船。及僑寓人等。悉數撤去。以

免驚疑而符定約。是為至要。原摺著鈔給閱看。

甲辰。浙江巡撫梁寶常奏。謹將收復定海。尤為出力各員。

開具事實清單。恭呈

御覽。

硃批。收復定海。係該夷如約交出。往還辯論。係耆英殫心擘畫。古

云甚有賞。然有刑。若此事朕方引愧自恨之不暇。其彈壓接受。

原是該員等應辦之事。並未出一謀。發一矢。朕非吝此小惠。豈

不為該夷暗恥耶。祇知見好於屬員。不顧國家之大體。斷難照

所請施行。另有旨。此摺即行封繳。

諭內閣。梁寶常奏請將收復定海出力各員。量予獎勵一摺。定海

甫經收復。何得遽請獎勵。且一切善後事宜。尚須次第舉行。著該撫仍責成該文武各員。將該處善後各要務。妥為籌辦。認真經理。俟數年後辦理完竣。於該處撫綏措置。事事著有成效。屆期再由該撫察看情形。續行據實具奏。候朕酌量施恩。

十二月。辛未。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臣等接據唊酋嘚吡時來文。以該夷與西刻夷人搆兵。據有加治彌耳山地。交夷酋珴拉昇管理。其地及該夷所屬之地。均與後藏交界。業經兵頭哈丁。備文派遣夷目。前往拉薩城。請中國辦事大臣。明定界址。加治彌耳夷人。向與後藏貿易獲利。茲該夷亦請與後藏通商等情。並

將兵頭哈丁照會駐藏大臣譯漢文稿。及地圖各一紙。遞送前來。伏查西藏與加治彌耳等處。是否毗連。臣等雖無憑遥揣。但既有相沿界趾可循。自應各守舊疆。無庸再行勘定。至所請通商一節。查原定條約。止准該夷在於廣州福州廈門寗波上海五口貿易。而善後章程內。並載明咹商不准赴他處港口通商。是五口之外。斷不容增添別口。今該商妄有所請。殊與成約不符。臣等已備文照覆將所請定界通商之處。概行駁斥。雖夷性固執。未必即肯中止。而條約開載甚明。似亦無從狡辯。俟找到該酋回文。隨時酌量辦理。

耆英等又奏。𠸄酋德庇時此次來文。實請與西藏定界通商。其意殊難揣測。臣等密飭委員甘肅平慶涇道潘仕成及大鵬香山等營縣。前赴夷商聚集之所。分頭偵探。據將探得夷情。先後稟報。緣西刻夷人。即臣等前奏與𠸄夷搆兵之塞哥國。在印度西北。距西藏約有二千餘里。均係山地。水路不通。數年前。酋長爾蘭積星身故。其妻權理國事。國人不從其令。欲向驅逐爾蘭積星之妻。求救於𠸄夷。𠸄夷遣兵頭哈丁帶兵相助。先為所敗。旋復戰勝。將加治彌耳山地。給與爾蘭積星之子球拉昇管理。加治彌耳以北。與後藏接壤。其人時與後藏交易。故𠸄夷於占踞後。亦欲

與後藏通商。又探得加治彌耳夷人。於事後復與西洌夷人。合謀聚眾。欲將球拉昇驅逐。並將哈丁之子嘁嚓皮夷目嘽倮嘩擄去。噢夷已調兵復往攻戰各等情。雖海外傳聞。未可盡信。而加治彌耳曾為噢夷占據。似屬實有其事。細覈該夷酋來文之意。所重者不在定界。而在通商。苟使通商之請不行。則定界之議。或可中止。但加治彌耳夷人。如果與西洌夷人復相攻擊。則噢夷之兵交未已。何必遽為非分之求。或該夷酋因前番戰勝。自誇其地廣兵强。意圖炫耀。亦未可知。即其鈔送哈丁照會駐藏大臣文稿。如果琦善未經陳奏。則是否曾經遞送。真偽亦尚難遽定。至

所稱前往天津。及可起爭端等詞。不過虛聲恫喝。藉為要挾之計。該夷雖犬羊性成。然嗜財好利。計算甚工。似不至遽舍五口通商重利。因此別生事端。臣等惟有堅守條約。持以鎮靜。且示以即使駛往天津。所請亦不能允准。或該夷妄念可以漸消。

耆英又奏。臣等查咈夷強留執事嘝囒咖㗸等二人。在琉球居住。前經臣耆英詢明咈酋剌噂呢。並據來文稱係兵頭嘝哂咡所為。俟兵船到東洋時。順便接回等語。乃嘝哂咡既將嘝囒咖㗸等接回。復乃易伯多祿等二人在彼居住。諷以結好通商。實屬情同鬼蜮。至咪夷前往該國洋面。

採水量地。或因測探沙礁。以便商船遭風拋泊起見。然何
以屢次駛往。並留伯德令攜眷在彼。設局行醫。其居心亦
殊難懸揣。查佛酋剌噶呢。早經回國。謝晒咡亦離粵省。茲
由臣等備文交給在粵佛蘭西夷目。轉給該兵頭謝晒咡。
諭令將伯多祿等即行撤回。並照會㖶酋德庇時。亦令將
所留之伯德令撤回。並勿再令兵船駛往琉球洋面。致滋
驚擾。並咨覆閩浙督臣轉飭藩司。密飭琉球使臣將咈㖶
兩夷所留之人。妥為安頓防範。約束國人。勿與交接。俾各
夷無可希冀。免生事端。俟接有覆文。再行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㖶夷請於西藏定界通商。業經正言拒絕

一摺。並密陳偵探夷情及酌辦情形等語。西藏地方。本有一定界址。無庸再行勘定。通商一事。更有原立成約。自應永遠遵守。茲該夷因與西刻夷人搆兵。擄有加治彌耳山地。請與後藏交界地方。明定界址。並請與後藏通商。殊屬顯違成約。該夷居心狡詐。所稱照會駐藏大臣之處。尚未據琦善陳奏。至前往天津之語。尤屬虛聲恫喝。藉以要求。該酋現已援據條約。正言拒絕。著仍堅守成約。持以鎮靜。勿為所搖惑。勿任其巧辯。總須示以大體。俾知成約甚明。無從狡執為要。該酋回文如何。並加治彌耳夷人。與西刻夷人復向攻擊之處。著確切偵探。得有實情。一併由四五百里馳驛迅速具奏。另片奏接准閩省來咨。辦理照

會等語。咈𠸄二夷。各留人在琉球國居住。並有請結好通商及設局行醫等事。前據劉韻珂奏。已降旨令耆英向該酋等確切曉諭矣。該督現已備文諭令即行撤回。並勿許𠸄夷再令兵船駛往琉球洋面探測。俟有覆文。一面相機辦理一面即行由驛迅速覆奏。

閩浙總督劉韻珂奏。臣於十一月初一日。在同安途次。接據興泉永道恒昌海關委員協領都爾遜等稟稱。本年十月十九日。有𠸄夷德滴駕坐西班牙即大呂宋國貨船抵廈。正在前往查看間。即據德滴來署求謁。該道等與之接晤。該夷官極為恭順。並稱伊係𠸄咭唎人。向在西班牙國

貿易。茲西班牙國。因奉准在五口通商。是以託伊來廈充作該國領事官。伊欲在廈租住民房。作為番館等語。該道等當以海關左近有吳姓空房一所。本係暎咭唎國領事記里布租住。嗣記里布搬至番館。即將是屋退還。現在德滴既欲租房居住。自可仍舊議租。德滴感謝出署。向吳姓議明。查照記里布租住舊章。每年付給租價番銀四百圓。吳姓應允。德滴當即搬入居住。又暎咭唎帶兵官耽甚向帶兵船往來五口。查看馬頭。現因耽甚回粵。經接任官格勒幅另帶兵船一隻。配載夷兵一百三十名。於十月二十日來廈更代。該道等連日前往偵察。該領事官德滴與帶

兵官格勒幅均甚馴謹等情。具稟前來。臣查五口俱准各
國通商。𠸄咭唎既有領事駐居各口。辦理稅務。即難禁他
國之不派領事。且西班牙即大呂宋國。在廈貿易商船。現
亦不少。若不設立領事。轉恐散漫無稽。茲該國即令德滴
充作領事來廈。非惟諸事有所責成。併可藉以彈壓。自應
准其居住。至𠸄夷在五口通商。原准其配帶兵船一隻。往
來各口。該夷官格勒幅因帶兵官耽甚回粵。故另帶兵船
前來接代。亦與原約相符。當經批飭遵辦。並咨
欽差大臣耆英查照去後。嗣於十一月初五日。行抵廈門。又據該
道面稟。有駐廈𠸄咭唎國夷人施阿慄施約翰花旗國夷

人盧一廿明波羅滿等。聞臣巡閩抵廈。面求該道轉懇叩謁。臣當諭令該道帶至行寓傳見。該夷等俯首免冠。詞色卑抑。執禮甚恭。臣當諭以廈門民人。夙稱強悍。爾等務當約束夷眾。不得尋釁滋事。地方官亦諭禁廈民。不准欺淩遠人。彼此方可相安。該夷等極為悅服。均各歡忻鼓舞。唯唯而去。臣復體察廈門口夷情。與福口同一靜謐。兩口征收夷稅情形。猶係廈勝於福。而華稅俱形短少。此盈彼絀。勢所必然。所有長福等營官兵。現已按次簡校。於本月三十日至邵武府城。約計旬日內外。方可回署。

硃批。覽奏均悉。

丁亥。駐藏大臣琦善奏。據唐古特西界堆噶爾本營官稟報。有披楞所屬庫魯部。遣人投遞披楞兵目夷稟一件。文義皆不通曉。詢據來人口述披楞戰勝森巴。已經歸附。並將所屬之拉達克克什米爾。分與管轄。又欲向唐古特交易。定有章程。不准再由拉達克轉賣。令派人前往會議等語。此外有何干求。未能深知。該營官以與披楞向無交往。且大雪封山。不能代遞。向其婉辭。其來人聲稱披楞已知大雪封山。約定來春聽信。夏間再說。委書而去。該營官以庫魯向有交往。信致庫魯部長。詢以應否代遞。令其酌定回覆等情。由喏們罕等面稟請示前來。著查唐古特與外

番交易。向有成規。其西界貨物。由拉達克轉賣。由來已久。

道光二十二年。孟保海樸任內。森巴戰敗拉達克。占據唐

古特營官衙署之時。曾經議和。言明拉達克已歸森巴。貨

物仍由拉達克轉賣。不得賣與他人。與唐古特立有字約。

今披楞即唊咭唎。果祇欲圖交易。無論庫魯本其所屬。拉

達克又已歸附。混跡其間。儘可買賣。且新屬之克什米爾

回民。在前後藏攜眷為商者不下千戶。往返運送貨物。更

無虞缺乏。何必定欲彰明較著。與唐古特覿面交易。復私

定章程。令派員前往會議。情有可疑。此外稟內有何干求。

尚復不知。揆厥情形。難保無藉端尋釁。暗圖西招情事。當

差番目前往邊界探訪。回稱拉達克自被森巴蹂躪以後。官民窮困。無力支持。與克什米爾已歸披楞屬。實其森巴部落有三。曰然吉。曰古浪。曰協勒。內然吉較大。古浪協勒均其所屬。現惟古浪森協勒森。投歸披楞。其然吉森並未依從等語。唐古特本崇佛教。素不知兵。適遇此事。羣求發指畫。似此情形。若峻詞拒絕。唉夷恃其强梁。來春恐肆滋擾。斷難操必勝之權。設彼時少有失挫。其挾制妄求。自更甚於今日。何以盈其慾壑。如竟允其所請。又不知尚有何求。且恐然吉森又以違議負約為詞。興兵搆難。交攻互鬬。兵連禍結。何時可已。況達賴喇嘛並無餘財力。實難以相

支。然若如該管官所稟。向庫魯部長商議。該部落本其所屬。豈有不偏袒唊夷之理。今准駁事出兩難。不得已代營官酌擬一信。由噶布倫等寄交。令其寄與庫魯部長。全係喻以情理。託言勢難負約。令向披楞回覆。使其無釁可尋。必向森巴爭議。自相蠻觸。俟其勝負區分。或可相機酌辦。竊惟駕馭外夷之道。羈縻與備防。不可偏廢。現將行軍進退。陣勢止齊。步隊刀矛擊刺。馬隊槍箭沖突之法。向前後番目兵丁。日夕教授。並將口糧烏拉鍋帳軍器火藥鉛丸。應如何運貯豫備。均已代為籌定。惟番兵三千。除分守要隘塘汛。及廓爾喀邊界汛地。未便調遣外。實計步隊不過

二千。酌添兵力。亦祇千數有奇。復密飭在唐古特遊牧之
達木蒙古。與青海移來番民。喻以唇亡齒寒。亟宜護衛之
理。歆以奮勇出力。
國家優奬之榮。令其豫遣馬隊。遇事相助。俱各應允。先自演
習。其邊界哄夷前來。如何先向羈縻。堅壁清野。如何防範。
亦令噶布倫向營官密諭。寄知山川道路。已派番目前往
查勘繪圖。芬擬於開篆後。前赴後藏閱伍。將前項兵民。調
至有草寬闊地方。再行親加教練。就近探聽消息。事緩則
暫行遣回。事急則管帶前進。相機酌辦。所有代營官擬寄
信稿。照譯漢字。恭呈

御覽。

字寄庫魯部長知悉爾部長身體平安愛惜百姓我們兩

個營官家

大皇帝恩。達賴喇嘛慈。身子很好。今於八月二十日。庫魯使臣甯

巴之弟。名叫們打然。連隨從人等。來至堆噶爾本地方。帶

有披楞頭人薩海萬阿古魯巴都爾。與我營官二人。哥來

信字一件。又該披楞頭人薩海呈投藏中夷稟一封。照鈔

夷信一件。一併呈閱前來。無論並無爾部長封函。難以憑

信。即以情理而言。唐古特從來未與披楞通過信息。礙難

憑空代為轉稟。且本年天氣已遲。大雪封山。是以暫將夷

稟存留。曾致信寄爾部長。詢問原由去後。隨後我們營官
再四細想。雖鈔來夷信。字義不清。不能通曉。而據來人口
述話語。不過以茶葉褐子等項。以後不拘賣給何人。均准
交易之意。但是藏屬茶葉鹽斤褐子等項。向由拉達克轉
賣。係從前舊規。並不始於今日。况三年前與森巴議和時。
立有字據。所有買賣。仍照舊由拉達克轉賣之語。今披楞
頭人薩海。並未向森巴等處說明。就私下寫一信來。我們
唐古特素以信義為重。平空失信於人。豈是情理。儻森巴
拉達克。問我們因何負約。我們如何回答。不但貽笑鄰封。
就是你們披楞。必也笑我們無禮。此信我實在不便轉遞。

但披楞與我們素無交往。也無仇怨。既是爾部長之人帶
來之信。故仍趕緊寄知與爾。煩爾部長向披楞頭人薩海。
好為開導。自向森巴拉達克部長商議妥協。治國全憑信
義。想披楞亦當講究也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奏咈夷請於西藏定界通商。業經正言
拒絕。當有旨著該督堅守成約。勿為搖惑。茲據琦善奏稱據唐
古特西界堆噶爾本營官稟報。有披楞人投遞夷稟。據來人口
述。係披楞戰勝森巴。已經歸附。並將所屬之拉達克克什米爾。
分與管轄。欲向唐古特交易。定有章程。令人前往會議等語。與

該督前奏大畧相同。本日已降旨令琦善嚴密防範。並著曉諭該夷。以辦理夷務。係欽差大臣之事。應由該夷自赴廣東。與耆英商辦。著該督仍遵前旨。申明條約。毋任狡執。俾知成約堅明。五口通商之外。不得再生枝節。是為至要。原片及信底。俱著鈔給閱看。

又

諭。琦善奏。接據唐古特西界堆噶爾本營官稟報。有披楞所屬庫魯部落。遣人投遞披楞兵目夷稟。並現在探聽籌辦情形。覽奏均悉。此事前經耆英奏稱。𠸄夷請於後藏定界通商。業經耆英諭以西藏本有定界。無庸再勘。通商係原約所無。不得違背等

語。備文照會。當降旨令耆英援據條約。正言拒絕。持以鎮靜。勿
爲所搖。並據該大臣奏稱。已代營官酌擬回信。並密爲籌備。以
防不虞。辦理甚爲妥善。惟咈夷詭譎異常。自應訓練兵丁。豫爲
防範。如果狡焉思逞。該大臣惟當因時制宜。相機籌辦。切不可
孟浪從事。有傷國體。仍一面廣爲偵探。隨時斟酌情形。妥協辦
理。一面諭以通商事宜。現係欽差大臣耆英專管。如有稟請事
件。可赴廣東商量。已由四百里諭知耆英。曲加開導。俾令堅守
成約。毋得別生枝節。該大臣現已簡放四川總督。著暫緩前往。
俟斌良到任時。儻所辦夷務尚未完竣。仍著留藏數月。再行前
赴新任。

又

諭。本日據琦善奏。唐古特西界營官稟報。有披楞人投遞夷稟。欲向唐古特交易等語。披楞即㖞咭唎國。現經戰勝森巴。並森巴所屬之拉達克克什米爾地方。俱已歸披楞管轄。向來唐古特交易。由拉達克轉賣。今披楞欲覿面交易。復私定章程。令人前往會議。其意殊屬叵測。難保無藉端尋釁情事。現在琦善即赴後藏閱伍。就近探訪信息。訓練巡防。拉達克克什米爾。是否係卡外回子。曾否歸服披楞。及現與披楞有無交結同謀情事。著賽什雅勒太等。嚴密探訪。如有其事。著即豫行校練。一體防範。以期有備無患。斷不准稍涉張皇。亦不准稍有泄漏。琦善原摺

著鈔給閱看。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正月。丁亥。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奉

上諭。訥爾經額奏盤獲咈囒哂傳教夷人。業經咨送兩廣督臣酌辦一摺。此等習教夷人。止准在五口地方。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條約所載甚明。茲據奏稱。該夷人狄若瑟。與內地民人。逞通信函。私相往來。盤獲到案。訊據供稱係咈囒哂七品神父。同明國王。來中國傳天主教。同行共有神父九人。坐火輪船由江南闖入山東直隸交界。冀往山西傳教。其同行八人。尚在上海

一帶等語。雖查無不法別情。惟該夷不守條約。任意遊行。難免滋生事端。著該督於牧若瑟到粵後。即交該國領事。嚴行管束。並諭以五口傳教。載在條約。自宜永遠遵守。嗣後務當隨時稽查。自行約束。斷不可於五口之外。擅至各省。致違成約。是為至要。欽此。旋准直隸督臣委員解到咈囒哂夷人牧若瑟一名。並原帶經像物件到粵。當飭委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嚴良訓會同署肇羅道趙長齡提訊。據該夷人牧若瑟供。自上年由本國到香港。本年二月。由香港起身。閏五月到上海。旋往山東。復由山東前往山西。即被拏獲等供。餘與原供大畧相同。將所帶夷字書信。交廣西鹽法道潘仕成轉給識

認夷字之人閱看據稱俱係咈囒哂字內係泛常通候書函。及講說天主教道理。並無違悖語句。伏查此等夷人自該國前赴內地。雜髮改裝。其行蹤實與遊方僧道無異。所稱同明國王之語。殊難盡信。亦復無從根究。其於前定條約。固有不知而誤犯者。亦有明知故蹈希圖潛蹟傳教者。有從本國展轉來至中國。並不與領事晤面者。亦有領事素識其人。漫無覺察。以致闌入內地者。惟既定有越界妄行即拏獲解送之約。地方官自當隨時查拏。一經弋獲。即解交管束。各該夷無從藉口。因思查拏嚴緊。內地難以潛跡。自不敢妄行。致遭連累。臣等謹遵

諭旨。委員將牧若瑟一名。解交咈囒哂領事官查收管束。並諭以祇准在五口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傳教。載在條約。自宜永遠遵守。嗣後務當隨時稽查。自行約束。斷不可任其於五口之外。擅至各省。致違成約。

硃批。依議。

庚寅。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臣等前據𠹭酋德庇時來文。以該夷已得加治彌耳山地。與西藏交界。請明定界址。並與後藏通商等語。當經臣等援據條約。正言駁斥。續據德庇時覆稱定界一事。祇欲指明舊界。並非另定新界。亦無須委員往勘。其通商一節。係因

加治彌耳夷人。本與西藏貿易。現擬仍照舊章。亦不另議新條。與來五口通商之唤商無涉等情。臣等詳加閱覈。似該夷為正論所屈。妄念已息。

硃批。此乃卿之善為開導。於以見卿之信義也。所奏均悉。

耆英等又奏。嘆咭唎前次來文。情殊叵測。既稱明定界阯復與後藏通商。並以前往天津。藉為要挾之計。臣等雖經援據條約。檄行駁斥。竊意夷性固執。仍復續有干求。玆該酋頻易前言。以定界通商。均係循照舊章。轉謂臣等未喻其前次來文之意。借作轉圜。其於駛往天津一節。不復一字提及。揣測其意。固因條約堅明。無從置喙。轉而就範。抑

或加治彌耳夷人。與西刻夷人。實有合謀聚眾。欲將夷酋珴拉昇驅逐。及將夷目喊嚷啡喋嗶擒去之事。該酋因該處勝負未分。恐難得志。是以妄念漸消。亦未可定。惟查現在來文。所稱指明舊界。既不另定新界。道商亦係照舊貿易。並不另議新條。且係指加治彌耳夷人與五口嘆商無涉。臣等若再行嚴駁。轉覺持之過急。而夷情究屬難料。亦斷不敢據其一面之詞。輕有所許。以致墮彼術中。且西藏地方。是否與加治彌耳毗連。有無舊界可循。及加治彌耳夷人。是否向與西藏貿易。粵東相距甚遠。該處情形。臣等素非熟悉。尤難懸揣。相應請

旨飭下駐藏大臣。就近體察情形。酌量妥辦。務使該夷無可藉口。
於舊制之外。亦不致別啟紛更。庶於夷務邊防。兩有裨益。
耆英等又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六年。十
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劉韻珂等奏。藩司接准琉球國王咨。關涉夷務。現咨兩廣
督臣。相機妥為勸諭一摺。著耆英等即向咈嘆各酋。曲為勸導。
務使各將兵船及僑寓人等。悉數撤去。以免驚疑而符定約。等
因。欽此遵查臣等前准閩浙督臣來咨。當經備文交給咈
囒哂夷目。轉給咈酋喇哂吗。並照會嘆酋德庇時。令將所
留之伯多祿等。及伯德令一併撤回。以後勿令兵船再往

琉球洋面。致滋驚擾。及咨覆閩浙督臣。轉飭藩司密飭琉球使臣。稟覆該國王等。將咈㘚兩夷所留之人。妥為安頓防範各等因。附片具奏。聲明俟接有該酋等覆文。再行相機辦理在案。查嘆啞哩久離粤省。覆文尚未接到。茲據嚧啶嘝覆稱。醫生伯德令。前往琉球。意欲廣施療治。未便阻止。咈㘚兩國兵船駛往。優待居民。為何輒懷疑懼。如若攔阻。即係視同仇敵。反為不美。並稱琉球附近日本。兵械為日本奪去。其地多係日本屬國。並非專屬

天朝等語。臣等伏查琉球。於海外諸國。最為貧瘠。斷非可以貿易之地。無利可貪。其於各夷船到彼。均加優待。亦不至無

端構釁違肆慿陵雖其地四面濱臨外洋各國兵船乘風駛往暫時停泊在所不免若必欲由中國概行禁阻恐亦鞭長莫及至伯多祿等意在傳教伯德令專為行醫人數既少但有一廛之地即可棲託該國惟當示以鎮靜嚴禁土人勿與交通外假以禮貌內峻其防閑該夷等無技可施自當廢然而返若此時亟加驅逐恐不免陽奉陰違徒煩辯論再臣等風聞東洋各國惟日本素稱富饒西洋諸夷不得前往貿易未免垂涎上年秋間咈夷即有欲赴日本之說唉咪二夷亦頗思附和而噫吪嘚時此次同文亦以琉球附近日本為詞似該夷等欲通日本而借琉球為東

渡津滬。其兵船前往。意在測量水路曲折。其留人在彼。因以偵探日本虛實。雖夷情變幻多端。殊難懸揣。而傳聞必非無因。其意殆別有所注。現在噫吭𡁻既藉詞推宕。若徒向該酋駁辯。恐未必遽能折服。似應俟咈酋謝哂唲覆文到日。如果尚無膠執。再向噫吭𡁻相機開導。或亦易於轉圜。耆英等又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四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遵旨訊明湖北獲解傳教夷人。飭發西洋夷目收管一摺。該夷納巳羅即陸懷仁。以外夷赴內地布圖傳教。現據訊明實係大呂宋人。並無別項不法情事。亦非匪徒飾混詐冒。

該國並無領事在粵。該督等已發交西洋夷目。嚴加管束。惟該
夷將來如何歸着。是否交該夷目飭令回國。抑或仍留粵東。並
如何妥為安置。不至再出滋事之處。著耆英等斟酌情形。悉心
妥議具奏。欽此。遵查大呂宋夷人納巴羅即陸懷仁。前經臣等
飭發香山縣。轉交西洋夷目收管。嗣經查知該夷現在香
港居住。甚為安靜。並未外出滋事。臣等伏思此等夷人。一
經發交夷目收管。即未便復繩以中國之法。其或飭令回
國。及如何安置之處。礙難過事追求。該夷納巴羅現在香
港。尚屬安靜。或因前次擅入內地。致被拏解。知所警畏。不
敢再出滋事。但夷性靡常。難保將來必無混入內地之事

自當由地方官於關津渡口。隨時盤查。一有蹤跡。即行拏

解送粵。按照條約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暎夷定界通商之請。已有轉圜。又另片奏。請飭駐藏大臣。就近體察情形。酌量妥辦等語。覽奏均悉。暎夷定界通商之請。既係祇欲指明舊界。並非另立新界通商。係仍照舊章。亦不另議新條。與來五口通商之夷無涉等情。此皆該督信義相孚。善為開導。該夷屈於正論。妄念已息。似不致另生枝節。其西藏地方。是否與加治彌耳毗連。有無舊界可循。及加治彌耳夷人。是否向與西藏貿易之處。已諭知琦善體察情形。酌量妥辦。並將加治彌耳夷人等。合謀聚眾。欲行驅逐夷酋等

事。確切偵探。迅速覆奏矣。又另片奏。咈㕂兩夷。留人居住琉球。

前已諭令撤回。咈酋尚未覆到。㕂酋覆稱豎生前往。未便阻止。

並琉球附近日本等語。夷情變幻難測。或其欲通日本。而借琉

球為東渡津梁。亦未可知。現在㕂酋既藉詞推宕。著俟咈酋覆

文到日。如果尚無膠執。再向噦酋相機開導。務期易於轉圜。該

兩夷遣往琉球之人。何時撤回。該督即隨時馳奏。又另片奏。解

往湖北傳教夷人。已交西洋夷目收管。未便過事追求。該夷居

住香港。甚為安靜等語。該夷現既安靜。想係知所警畏。此後惟

嚴飭地方官。於關津渡口。隨時盤查。自不至任意混入。

己亥。閩浙總督劉韻珂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年

八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梁寶常奏。遵旨密捕夷盜。並咉夷追捕兵船。折回上海一摺。該夷捕盜兵船。業已折回上海。尚屬守約。惟夷盜在洋行劫。果能辨認明確。自應知會廣東。交該酋自行辦理。至內地奸民。難保不裝點夷船式樣。巧避查拏。任意在洋遊奕。該管營縣等。即明知並非夷船。又恐一經誤拏。夷人有所藉口。致啟釁端。因而相率因循。不肯認真查究。該洋盜等窺破此意。益復毫無畏忌。恣情劫掠。又安望盜風日息。海宇肅清耶。著各該督撫等悉心籌度。應如何不動聲色。詳細辨認。不使奸民得以偽託。庶查拏確有把握。固不得稍有舛錯。尤不得任聽營縣巧為推

卸。方為妥善。欽此伏查人情變幻百出。匪徒狡詐多端。現在江
省洋面。既有夷盜行刧之事。則內地奸民誠如
聖諭。難保不裝點夷船式樣。巧避查拏。在洋遊奕。惟查夷船與華
民船隻。判然各別不特船身材料。均係番木。內地所無。即
船內蓬索桅舵龍骨等項。亦非內地匠工所能製造。縱使
奸民巧為摹做。斷不能一一逼肖。況夷人髮膚面目。迥不
同於民人。即謂船隻可以倣造。而人之是否假冒。總難掩
飾。各省巡洋舟師。果能認真查緝。不但近接之時。易於識
認。即在遠處瞭望。亦無難辨別真偽是奸民偽託夷船在
洋伺劫。不患辨之不明。特患捕之不力。臣等現已嚴飭沿

海營縣及巡洋舟師欽遵

諭旨不動聲色詳細辦認嚴密偵捕固不得稍涉鹵莽致令夷人

有所藉口亦不得因慮及夷人藉口遂各相率因循置真

正洋盜及偽托匪船於不問

硃批所議甚好認真督辦

二月庚申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耆英奏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前據劉韻珂等奏藩司接准琉球國密咨以佛英二國各令

執事人等逗留該國並消設局行醫等情曾降旨令耆英曲加

勸導務釋猜疑嗣據該督奏稱接准閩省來咨業已備文諭令

撤回等語。昨據禮部奏稱。琉球貢使到京。呈遞稟帖。復以咈唊二國。留人在彼。種種滋擾。該國王不勝疑慮力求代奏等語。琉球臣服天朝。最稱恭順。既據疊次懇請。若不為之弭止驚擾。殊失撫馭外藩之意。然咈唊各令執事人等。逗留該國又不知意欲何為。此事既未便頒給咈唊敕諭。令其撤回僑寓人等又不值遣兵前往。與之理論。惟在該督仰體此意。復向咈唊各商。反覆曉諭使知成約既不可違。小利亦無可取。務使各將逗留人等。悉數撤去。以弭外侮而恤藩封。是為至要。琉球使臣原稟著鈔給閱看。欽此。遵查咈唊二夷。執事人等。逗留琉球。前經備文

照會各商。諭令撤回。茲接據嘝哂咡來文內稱伊前與兵

船三隻。先後駛至琉球地方。意欲琉球國王結好通商經琉球國王遣員與伊面議。一一熟籌。究竟該國貧薄。不能與咈囒哂興旺貿易。且係
天朝屬國。亦不能與別國結好。伊已許將情形。寄知咈囒哂國主。訂准一年內有回文。留伯多祿等二人在彼。實為聽候回文。以便繙譯。其遞送回文之船。即將所留二人載去。定不食言。安用驚疑等情。查琉球地方貧瘠。力難與咈囒哂貿易。該酋既洞悉情形。諒不至復生覬覦。所稱將情形寄知國主。留伯多祿等等候繙譯回文。其言尚未可盡信。但堅稱俟一年內覆文到日。即將二人載去。且該酋前在琉

球。業與其國官員靚面訂明。似可不致反覆。至暎夷所留之伯德令一名。前雖藉詞推宕。惟咈暎事同一律。今咈夷既肯將所留之伯多祿等訂期截歸。即可援照咈酋來文。再向暎酋曉諭。以期漸有轉圜。

硃批。相機妥為之。

耆英又奏。探得暎夷前與西刹構兵。業已立約議和。嗣因西刹夷目拉利星。見新立之夷酋珷拉昇年甫九歲。難以理事。密約加治彌耳夷目烏顛。起兵向暎夷攻擊。將喊嗹𠴭喍嘩擒去。嗣經暎夷向烏顛查悉情由。兵頭哈丁。令西刹將拉利星解往暎國。西刹夷人應允。仍請暎夷派撥夷

回兵丁。幫助珴拉昇辦理國事。並准噗夷派一頭目。在加
治彌耳城駐劄管理。議明俟珴拉昇年及十六歲。即將一
切事宜交還等情。事屬傳聞。固難盡信。而該夷等蠻觸相
爭。旋即和解。似亦情理所有。臣伏思噶啦時初次來文。所
請通商之處。與披楞來人口語。請與唐古特通商之說。大
畧相同。追經據約駁斥。該酋回文。即稱加治彌耳夷人。舊
與西藏貿易。現擬仍照舊章。並不另議新條。其克什米爾
夷人。與西藏貿易。查聚琦善原片。實係向有成規。是噗夷
通商之請。業因條約堅明。無從置喙。轉而就範。雖夷情叵
測。變幻多端。臣祇與噶酋往來辯論。折其非分之請。西刻

等處。係哈丁在彼專管。能否就我範圍。未敢懸定。惟該夷等信息時通。德酋既無異議。哈酋或亦不致另有瀆求。似宜持以鎮靜。隨時相機妥為辦理。俾免藉口生端。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遵查夷人互相攻擊一摺。夷人種類繁多。彼楞既係𠸏夷。森巴即係德酋所稱西刻。克什米爾即係加治彌耳。拉達克亦其族類。蠻觸相爭。旋即和解。原可不必置問。惟𠸏夷通商之請。雖因條約堅明。無從置喙。轉而就範。而夷情叵測。變幻多端。該督惟當示以大體。持以鎮靜。隨時相機妥辦。以杜其非分之請。不致再有瀆求。至哈丁與德酋信息時通。諒無異議。儻或哈酋來粵商辦。亦著向其申明條約。毋任狡執。俾五

口通商之外。不得再生枝節。

丁丑。閩浙總督臣劉韻珂奏。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據駐福嘆咭唎國領事若遜申稱。本月二十六日。准廈門領事移知嘆國甲訥來阿彌格商船二號。在泉州洋面被盜攻擊。並殺死兩船水手三十餘名。揣疑盜跡。係廣東漁船等情。轉申到臣。當查該國商船。係於何日在泉州何處洋面被刦。廈門領事曾否赴該管文武衙門具報。均未據明晰聲敘。隨經檄飭興泉永道確查稟覆。旋據該道恆昌等。稟稱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風聞晉江縣屬之深滬洋面。有夷船被劫之事。正在密飭查拏間。即

據駐廈嘆夷領事列敦照會。本月二十日傍晚。有客勒稜阿咪喀二桅貨船兩隻。停泊深滬洋面。戌刻。突有澳門大捕魚船二隻。每隻來坐四十餘人。駛近貨船。分頭攻擊。客勒稜船主旗白冷同夥長水手人等共十六名。均跳落小杉板船逃避。因船小沉溺。當被盜匪毆斃。尚有一人帶傷落艙。阿咪喀船主默佛冷同水手人等。約共十五人。亦被盜殺無蹤。現在客勒稜船。業已有信。阿咪喀船。尚無下落。求為查拏等由。該道等當即稟請水師提臣竇振彪。派委員弁。督同兵役。星夜出洋。查無盜船蹤跡。惟二十三日。駛至峿嶼洋面。查獲客勒稜夷船一隻。業經存船水手雇人

管駕。該領事目覩該道等選派員役。分頭查拏。極稱感謝。至容勒校即甲訥來。阿咪喀即阿彌格。因土音不同。以致繙譯互異。除再移行沿海營縣。確查阿咪喀船隻下落。並打撈各夷屍。及查獲是案逸盜。務獲根究外。合先稟報等情。查盜匪在洋劫擄。本為商旅之害。茲復行刦夷艘。並殺死多夷。情節尤兇。若不嚴拏懲辦。竊恐匪膽日熾。羣起效尤。將來內地商船。亦同遭刦掠。貽害海疆。殊非淺鮮。惟阿咪喀夷船。現既查無下落。是否於被刦後。業已駛回廣東。該領事列款所稱澳門大捕魚船。究係憑何識認。當日夷船寄泊海洋。該盜匪等如何攏刦。以及被刦係何貨物。兩

船水手人等。實共若干。內已死若干。未死若干。其已死者是否均死於溺。抑死於傷。此時盜雖未獲。而客勒稅船上既據該領事列敦聲明尚有一人帶傷落艙。則帶傷之夷當知備細。應先訊取供情以昭覈實該夷船被刦時值昏夜。即該管舟師遊巡不定。亦屬瞭望不明。第轄洋既已失事。究屬失於防範。咎已難辭。隨復批飭該道遵照查訊並檄行金門鎮查明專協八總各巡洋員弁。先行摘頂提責。仍照例勒限緝拏去後。又據該道等以當日客勒稅等二船。寄泊深滬洋面。查有蝦蛄艇船二隻。同泊一處。迨夷船被刦後。該二船即行開駛。並聞此項船隻。多係廣東香山

縣民人所製。水手素稱強悍。向在閩粵等省。載送客價。客勒稜等船隻。是否即係蝦蛄艇船行刦。應俟獲犯後。訊明究辦。至容勒稜船工受傷夷人。詢之領事列敦。據稱該夷人受傷甚重。言語含糊。現須避風。未便送訊。並稱阿咪喀船。業經住厦噗商絲步送回香港。客勒稜船。亦已駛同等情。稟覆前來。臣查此次行刦情形。既據該道等查明夷船被刦之時。有廣東蝦蛄艇船同泊一處。而夷領事列敦照會內。又指明澳門漁船所刦。是當時同泊之蝦蛄艇船。難保非即刦敓夷商之盜艘。除飛速咨行閩省水師。合力搜捕。並飛咨

欽差大臣暨江南浙江各督撫臣。一體嚴飭舟師堵緝。仍飭該道
俟落艙夷人傷痕痊愈。即查照前情。訊取確供。稟送查覈。
一面移行沿海營縣。趕緊打撈各夷屍。送交廈門夷領事
收領。並嚴拏是案正盜。務獲究辦。

諭內閣。劉韻珂奏。洋盜刦殺夷商。現已咨行一體嚴拏。並將巡洋
員弁。先行摘頂棍責一摺。盜匪在洋刦擄。本為商旅之害。茲復
行刦夷艘。殺死夷人多名。情節尤屬兇殘。必應嚴拏懲辦。據奏
現已飛咨閩省水師。暨廣東江南浙江各督撫。一體堵緝。仍著
劉韻珂督飭員弁。協力搜捕此案正盜。務獲究辦。如限滿無獲。
即行從嚴參辦。不得因刦係夷船。少存歧視。以靖洋面而安商

旅。

三月。丙戌。穆特恩耆英官文奏。暎夷自就撫通商。數年以來。漸已相安。惟福州上海等處。俱准夷人進城。而廣東因積制不准進城。該夷等屢請屢拒。二十五年冬間。夷酋嘚吡時曾以緩交舟山。要求挾制。經臣耆英以輿情不洽。嚴行拒絕。迨該夷將舟山如約退還。仍以進城一節。止可暫緩。不宜竟廢等情。載諸條款。是該夷進城之念。未嘗或息。而粵民又復各存成見。彼則請之愈急。此乃拒之愈堅。上年秋間。有暎夷二人私行入城。被居民毆打受傷。經官兵送出。未致斃命。冬間。該夷請於洋行夷館前兩花園中間

牆上搭一過橋。以便往來瞭眺。其地不過二丈內外。而居民出而阻止。本年正月。有夷人數名。赴距省四十里之佛山鎮閒遊。復被該鎮聚集多人。用石毆擊。經官兵救護送出。始免受傷。旋據地方官稟報。正在查辦間。詎該夷酋噠吪嗎帶同火輪船二隻。划艇三板二十餘隻。夷兵一千餘名。於二月十八日。突入省河。在十三行灣泊。時值提臣賴恩爵巡洋公出。沿途各礮臺因粵省係通商馬頭。夷船出入。事所恆有。且該夷就撫以後。毫無釁隙。猝不及防。亦不便開礮轟擊。以致該夷兵肆行無忌。闖有爬上礮臺。將礮眼釘塞。臣耆英因夷情叵測。勢甚猖獗。一面會同臣穆特

恩臣官文。調集滿漢綠營官兵。及社學壯勇。將防堵守城
各事宜。迅速布置。一面派委署肇羅道趙長齡在籍道員
潘仕成。候補知府銅麟。即補同知甯立悌督標中軍副將
崑壽。前往夷船。探其來意。該夷目等惟以華民欺淩夷人。
官不拏辦。求為伸究。並稱欲前往佛山鎮向居民滋擾洩
忿。迨該委員等向其逐層駁詰。該夷目等無理可說。則以
另有要事。必須臣耆英出城。與德酋面議等語。臣以佛山
夷民互鬬。事屬細微。且官兵救護。並未受傷。祇可由官查
究。該夷何得前往私行報復。抑或其中另有別情。自應親
往面見該酋。查詢明確。以便相機酌辦。當於十九日。帶同

委員黃恩彤趙長齡潘仕成等。前赴夷樓。面見德庇時。先責以員約之非。次詢其稱兵之故。據該酋聲稱伊等自五口通商。所有福州上海等處。俱准進城。惟廣州屢求不允。非惟進城之夷人被毆受傷。即城外市鎮閒遊之夷人。亦不免任意欺辱。且洋行前兩園中間。搭一過橋。亦不可得。受侮難甘。是以帶兵來省。欲往佛山。與粵民較論。並請即行進城。赴臣耆英署內回拜。如不依允。伊即帶兵闖入其言甚為憤激。疊加開導。該酋佛山之行。尚可中止。而進城之請。意殊堅執。臣查夷人進城。不過以入署見官為榮。尚非別有他志。即如福州等處。俱准進城。數年以來。並未滋

擾。是其明證。若不准進城。則深以為辱。無如粵民過存輕視。屢向聚毆。該夷偶有所求。如租地建房等細事。亦復率眾阻撓。地方官以民為本。又未便重拂輿情。曲徇該夷所請。臣數年以來。與前撫臣黃恩彤。於民夷交涉事件。斟酌調停。實已智盡能索。而不意猶有今日之變。撫衷愧怍。無地自容。除會同臣穆特恩臣官文。將一切防守事宜。妥為辦理。既不得過事張皇。致開兵釁。尤不可稍存疏懈。誤墮奸謀。並率同司道。督飭文武。將地方保衛彈壓。鎮靜籌辦。免致匪徒乘間竊發。良民因而驚擾。一面督同各委員。向夷酋相機駕馭。先阻其滋擾佛山再將進城一節。體察酌

辦。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船突入省河。堅請進城。現在防堵酌辦情形一摺。唊酋藉詞夷人被華民欺淩之嫌。輒帶領兵船。突入省河。在十三行灣泊。並令夷兵潛上礮臺。釘塞礮眼。先經委員探詢。該督復前往面見。據該酋聲稱欲往佛山與華民較論。並堅請即行進城等語。該夷遵守成約。邇來頗為安靜。此次所請。殊為意料所不及。抑或另有他故。至進城一節。本屬無關輕重。該督等惟當一面督飭文武員弁迅速布置嚴密防堵。一面向該酋剴切曉諭。相機妥籌。固不可過事張皇。尤不可稍形疏懈。

己丑。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耆英奏連日督同印委各員社學紳士。調派兵勇。防堵要隘一面向夷酋曉諭利害。剛柔疊施。該夷酋雖無理可說。總以屢受粵民欺侮。情難甘服為辭。不肯將兵船退出。其堅求不已者。尤在究辦佛山毆逐夷人之華民。及准伊等進省城二事。臣查佛山距省城不遠。一水可通。該夷偶爾登岸游眺。事甚微細。該民人輒即聚眾毆逐。本屬過當。若不酌為拏辦數人。非惟無以服該夷之心。且恐犬羊之輩。遷怒前往滋擾。必致貽害地方。隨飭委准升羅定州知州史樸。星夜馳往佛山鎮。會同該管文武。將當日在場鬨鬧之匪徒。關亞

言譚亞善張亞紅。查出拏獲。解省訊明。照不應重律。均予杖責。一面照會夷酋。釋其嫌怨。至進城一節。最為粤民之所不願。若遽行允准。必滋事端。加以峻拒。則該酋等援福州上海等處為例。藉口狡辯。實難折服。迨諭以輿情不洽。眾怨難犯。則稱伊等正欲進城與廣州紳民講理。毫不知懼。疊經委員於拒絕之中。婉為開導。該酋始稱既不准即行進城。請為明定日期。方昭確實。臣以夷性躁急。激之則立致忿爭。緩之尚可徐圖控馭。當與同城司道等及紳士。公同熟商。復委員出城。與之詳議。該酋業經允服。其餘所請各欵。均係租地建房等事。已為按照條約。次第妥辦。

硃批。所辦原好。朕之忿懣。與卿同耳。非卿不可問矣。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夷情漸已就範。兵船陸續退出。現仍督率文武鎮靜防備一摺。覽奏均悉。此次該夷突入省河。其堅求不已者。尤在究辦佛山毆逐夷人之華民。及准伊等進省城二事。該督現已委員馳往佛山。將當日在場鬨鬧之匪徒關亞言等拏獲懲辦。自可釋其嫌怨。其進城一節。亦經委員反覆開導寬其日期。徐圖控馭。其餘所請租地建房等事。均經按照條約次第妥辦。現在夷船陸續退出。所辦甚屬妥速。此後該督惟當曉諭居民。自相保衛。斷不可因境內偶有夷人。輒即聚眾毆逐。致令該夷藉口細故。稱兵入境。殊非守約相安之道。該督尤當隨

時開諭。事事務協公平。固不可任聽華民。糾毆啟釁。亦未便縱令該夷忿爭。時來滋擾。總期民夷兩安。怨讟悉泯。以定民情而消夷釁。是為至要。

壬辰。兩廣總督耆英奏。上年十二月初閒。有喘噢國哪嘁國夷酋哼唎嘻到粵。呈遞文書。內稱奉其國主之命。欲求

奏明

大皇帝。准照暎咈咪三夷成案。議定通商條約。以便遵守。又該國出產鋼鐵洋青三項。時價甚低。求將稅則酌減。並繕呈約稿稅則各四本。請臣訂期相見互換等因。當將約冊查閱。係照前定咪唎堅約冊鈔寫。祇將國名更換。其餘一字不

易。其鋼鐵等稅銀。較前定稅則。各減一半。查喘𠯿哪喊貫係一國。即久行來粵通商之花旗國。貿船本屬無多而與咪夷往來頗密。此次該酋來文約稿。俱係咪夷代為繕擬。伏思西洋通商各夷。不下數十國。惟暎咈咪三國。較為強大。若各國均照三夷成案。紛紛請換條約。不惟徒事紛煩。亦復有乖體制。至各項稅鈔。甫經議定通行。尤未便因鋼鐵等項。一時市價稍低。率議輕減。儻一經允其所請。各國必致羣起效尤。於稅課大有關礙。當與前撫臣黃恩彤及委員趙長齡潘仕誠等。再四熟籌。詳晰備文。逐加駁斥。將約稿稅則。全行發還。既不允為奏請。亦不許其接見。一面

飭委陞用知府瓊防同知銅麟候補同知甯立悌援以機宜。前往該酋寓所。詳加開導。該酋初尚狡執。經委員等剴切曉諭。至再至三。該酋技無可施。始稱減稅一事。不敢固請。亦不敢求見及請為代奏。惟伊奉國主之命。涉海遠來。若無用印約冊為憑。實在不能回國。再四懇求。詞意迫切。

臣復與黃恩彤趙長齡等酌商。該酋所請約冊。仍係咪夷原定條款。本與各國通商章程無礙。若必不予鈐印。亦恐該夷觖望。或生事端。當經允其照繕約冊。蓋用

欽差大臣關防。給予賫回本國。以昭信守。並諭以嗣後不得再行妄有干求。該酋一一應允。業於本月初四日將約冊用印。

交給收領。探得日內即可開行離粵。

硃批。所辦甚是。

戊戌。廣州將軍穆特恩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耆英廣州漢軍副都統官文奏。此次夷酋帶兵駛至。初甚叵測。迨經往返辯論。緩訂進城日期。薄懲佛山匪徒。其租地建房等事。均許為按照條約。委員查明酌辦。該酋無可置喙。所帶中號火輪船二隻。裝載夷兵三號夷船一隻。三板夷船數隻。均停泊十三行馬頭河面。尚未登岸滋事。臣等一面調派兵勇。防守要隘。仍督率將弁。持以鎮靜。城門照常啟閉。居民鋪戶。均諭令安堵無恐。並於城廂內

外。添委妥員。嚴密稽查。一有土匪乘機竊發。立即彈壓驅
逐。數日以來。尚不致驚擾。別生事端。現在夷兵全行退去。
省垣安靜如常。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船一律退出虎門。省城安靜如常一
摺。覽奏均悉。此次夷船突入省河。所帶夷兵祇千餘名。若以粵
省兵勇之眾。調齊攻擊。亦何難聚而殲旃。惟夷性陰險。以後時
圖報復。勢將兵連禍結。延及各省。轉增滋蔓難圖之慮。此時該
夷兵船。既已歸退夷巢。原不妨姑為息事安民之計。惟犬羊反
覆無常。難保不歸巢以後。又復別生事端。不可不於安靜無事
之時。豫為防範。惟在該督留心人材。勤加操演。練兵尤在練將。

有勇更期知方。平日固結民心。以為根本。臨事激揚士氣。以作干城。總期未雨綢繆。有備無患。方為妥善。諒該督必能仰體朕意。不待再三誥誡也。

壬寅。駐藏大臣陞任四川總督琦善奏。㸃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琦善奏。接據唐古特西界堆噶爾本營官禀報。有披楞所屬庫魯部落。遣人投遞披楞兵目夷禀。並現在探聽籌辦情形。此事前經耆英奏稱嘆夷請於後藏定界通商。業經耆英諭以西藏本有定界。無庸再勘。通商係原約所無。不得違背等語。備文照會。當降旨令耆英援據條約。正言拒絕。持以鎮靜。勿為所搖。

茲據該大臣奏稱已代營官酌擬回信。並密為籌備。以防不虞辦理甚為妥善。惟暎夷詭譎異常。自應訓練兵丁。豫為防範。如果狡焉思逞。該大臣惟當因時制宜。相機籌辦。切不可孟浪從事。有傷國體。仍一面廣為偵探。隨時斟酌情形。妥協辦理。一面諭以通商事宜。現係欽差大臣耆英專管。如有稟請事件。可赴廣東商量等因欽此查暎夷欲來通商一事。奴才因無辦識夷字之人。不知通商之外。尚有何求。迄今懷疑。茲蒙

聖明指示。該夷已先向耆英懇請於後藏定界通商。仰荷

飭令耆英援據條約。正言拒絕。奴才始得明白。所有實在情形。不敢

不敬陳

天聽。查堆噶爾本有大小五處營官。係達賴喇嘛所屬。均與拉達克。及唤夷所屬之庫魯農底泥底噶爾廈加木比作木朗降納烏比窩巴奔阿轄果覺拉木聰薩各部落。犬牙相錯。並無要隘可守。距前藏四十九站。路徑紛歧。河漢廣闊。雖有買賣。初無厚利。番民自相交易。時來時往。向不抽收稅課。營官衙署迤西二三站。尚係唐古特地面。貿遷甚微。該夷何所羨慕。既無稅分可抽。何用會議。本有界趾。安用再定。其所以詭詞通商求定地界者。蓋以堆噶爾本迤北。峻嶺相連。下有金礦。又地盡斥鹵。宅即成鹽。雖金礦迥不如前。而外間傳揚甚大。其鹽斤則拉達克森巴克什米爾庫

魯噶爾庹加木比。降納烏覺拉木。農底泥底。比爾巴奔阿轄果聰薩作木朗。以及廓爾喀。洛敏達。皆賴此以資食用。唤夷惟利是圖。定係垂涎此地。與圖壟斷居奇。故通商必欲定界。且通商既為原約所無。已向唐古特遞有禀。何又向者英懇求。蓋以不得賣與他人。係森巴與唐古特先有成約。伊未能向然吉森說明。若强行買賣。恐有爭執。者英不知原委。若騙其允許。則諉卻有詞。然吉森不能向者英理論。自尋唐古特滋擾。該夷脫身事外。嫁禍於人。弩初以為該夷不過意在貿易。時往時來。然吉森方與爭戰。未必即敢前來。今該夷如此詭詐多端。是其立志已定。不得

中休。而古浪協勒。又已潛行歸附。求之不獲。勢必强占。前
車不遠。可為明證。儻恃衆長驅。其屬部多與唐古特毗連。
如耆英能向阻止。多賴
聖上洪福。儻竟冥頑難化。則此間財乏兵單。甚屬可慮。設堅執不
肯回粤。斧惟有竭盡心力。欽遵
諭旨。因時制宜。相機籌辦。不敢孟浪從事。有傷
國體。至該夷如何計較。斧已於軍前差人。分路直至森巴等
處詢訪。現在大雪封山。不能即得覆音。原擬開篆後即赴
後藏閱伍。就近再行教練。惟青草尚未萌芽。馬隊既難放
牧。又未便日久等待。計該夷前來。似在五六月山雪化盡

之時。芬先派番目分路教演。擬改於四月青草方生。再行前往探聽消息。以為進止。即斌良到任時。儻𠸄夷已來。夷務尚未辦理完竣。芬亦必留藏數月。一手經理。再行前赴

新任。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奏稱。𠸄夷前請。已有轉圜。請飭駐藏大臣就近體察情形。已有旨諭知琦善遵照辦理矣。茲據琦善奏查訪𠸄夷請於後藏通商實情一摺。覽奏併圖說均悉。堆噶爾本迪北峻嶺。下有金礦。又地盡斥鹵。窀即成鹽。該夷惟利是圖。自係垂涎此地布圖居奇。其前請定界通商。繼復祇欲指明舊界。仍照舊章之處。未必非有意含混。潛肆貪求。著琦善仍遵前

旨。體察情形。就近酌辦。即於四月青草方生之時。派人前往探聽消息。相機辦理。一面仍教練弁兵。妥為防備。毋有疏虞。至前令偵探加治彌耳夷人等。是否實有合謀驅逐夷酋等事。並西藏與加治彌耳有無舊界可循。是否向係通商。著仍詳細查明。迅速覆奏。